

名标天府

——郭家庄张氏“贞节牌坊”

翟伯成

牌坊的出现,几乎与中国封建时代同步,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,最初雏形仅为两根立柱上架一根横梁,称为“衡门”。从建筑艺术上看,牌坊是建筑空间的第一序列。牌坊滥觞于汉代,成熟于唐代,广泛运用于旌表功德,标榜荣耀,被国外称为“中国的凯旋门”。

历史上,章丘的牌坊很多,仅明清时就有50多座,如在绣江桥西为张起岩建的状元坊,为袁弼、袁轩冕建的“父子进士坊”,为袁通、袁弼、袁庆、袁公冕、袁勲、袁轩冕建的“世荐乡书坊”,为李开先之父李淳建的“勅赠吏部郎中坊”,为胡东渐之父建的“勅赠两世同卿坊”,为袁轩冕、袁公冕建的“兄弟举人坊”,以及在旧军镇为申记儿建的“烈女坊”等。

现章丘境内仅存一座牌坊,在文祖镇东南方向郭家庄的山溪北岸,又名“石秩门”,是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为赠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诏郭云修孺人张氏建造的贞节坊,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,历尽沧桑仍保存完好。牌坊雕刻精湛,虽然历经近两百年,但其图案、字迹仍清晰可见。整个牌坊坐北朝南,古朴典雅,有“章丘第一牌坊”之称。

牌坊东百余米是弧坝水库,每逢夏季,流水声伴随着牌坊八角上的风铃声响彻远方。牌坊的上端中央刻有“圣旨”,更增添了几份威严,两端是龙凤飞舞的浮雕图案。下端的长方形石条上刻有“名标天府”,两端为檐,伸出各一米,角上有朝天猴。再往下是刻有“爵秩峥嵘”的长条巨石。其下又有两方巨石,其一刻有“贴赠登

仕佐郎翰林院待诏郭云修孺人张氏坊”,落款竖批:“皇清道光岁在王辰”(即公元1832年)。另一块刻有双龙戏珠图案。两侧立柱上有一副楹联:“龙锡孝恩黄麻诏”、“恩荣家庆紫泥封”,横批就是“爵秩峥嵘”。两侧底座是两对石狮,左狮抱环,右狮抱小狮。整个牌坊高约8米,宽约近4米。牌坊后是郭云修的大门,门楣上挂有一方“恩寿荣光”的皇赐榴金匾额,现存郭光臣家中。

那么,为何要在此建皇封“贞节牌坊”呢?

原来,在清朝乾隆年间,郭家庄郭云修与张氏结为百年之好,张氏端庄品正,天资聪明。不幸的是,乾隆四十二年(1777),郭云修去世,其妻张氏带着年幼的儿子郭存龙及几个女儿,担起了养育家庭的重担。“持家甚勤俭,教子有义方,以母道兼父道者。平时家居饮食皆尚粗粝,为子女者反托以不饥终不入口,以致并蔬食而担阁者,饮食之自奉也,甚俭。”(《郭氏家谱》)张氏历尽艰难,含辛茹苦,独守烛影寒烟,把郭存龙等扶养成人。后郭存龙入国子监,官至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诏(从九品文官)。郭存龙擅慈善,“解难排分,济困扶危,建房荣亲,立碑尊祖,修宗谱立族社,叠石桥平险路,其利贻利后人者多焉”(《郭氏家谱》)。嘉庆二十二年(1817),他曾率领乡绅捐款在村西重修了三义桥,在村东建起了宗庙,一时声誉远播,众皆交口赞之。

郭存龙娶妻生二子:郭士礼、郭士信,人丁渐旺,土地累增。到郭士礼十余岁时,就读于明水康家。士礼从小睿智,又擅写文章,备受老师厚爱、同窗钦佩。他与一位康姓同窗甚好,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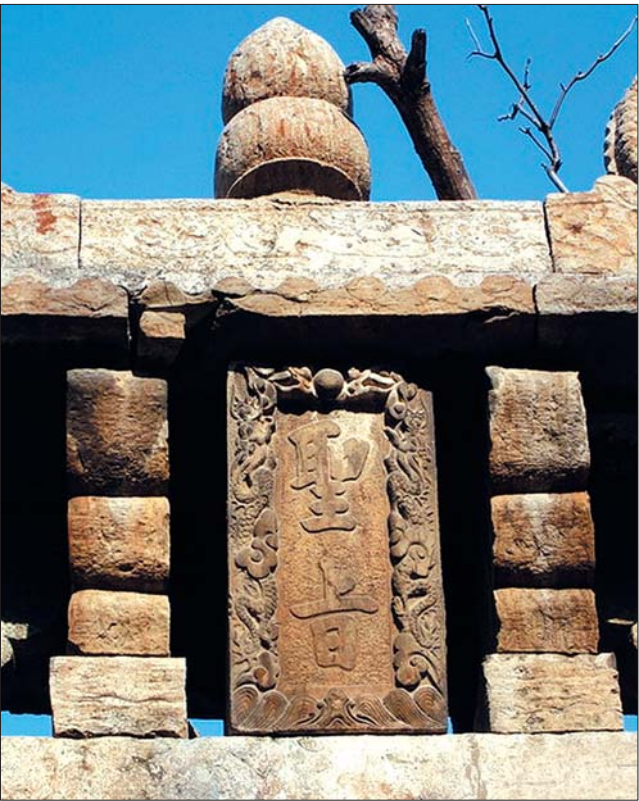
▲张氏牌坊。 ▼张氏牌坊上部。

为叩头兄弟。他对康家以诚相待慷慨资助,受到了康家的敬重。后来,康家的康腾蛟、康星涛等在京城及社会上都成了高官、名流,康家如日中天,已为显赫的名门望族,对好友郭士礼也有很大帮助,此牌坊就是康家进谏朝廷营建的。

民间还有一种说法:郭士礼与康姓同窗二人同时参加乡试,士礼为帮助好友,暗自把答好的乡试卷交给康姓同窗。考毕,康姓好友中榜有名,而士礼却名落孙山。后来康某进京为官,欲报答郭士礼。一次回乡,在看望士礼时,见士礼老祖母张氏年迈体弱,大半生守节,且教子育孙有力,德高望众,颇为感慨,回京后禀报道光皇帝。当时道光皇帝很崇尚忠孝贞节,闻知此事,遂下圣旨。圣旨和翰林院代笔的赠词及“金匾”从京城一路锣鼓喧天地由官轿抬至郭家庄,请当地能工巧匠刻于石上,五个月建成后此牌坊。

如今,贞节牌坊已成为当地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。

(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)



章丘“黄河事件”: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

刘日章

发生在章丘,震惊全国的“黄河事件”,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,那些痛苦的记忆现在人们不愿意再提起,特别是经历过的人们。

1958年底,地瓜“丰收”,大量的地瓜没有办法储存,只好全部挖沟存在了地下。哪知当时天寒地冻,冰冻三尺,地瓜全部腐烂,老百姓的口粮成了大问题。1959年初,章丘县黄河公社的许多村子断了口粮,老百姓饥寒交

迫,饿死了许多人。

据经历过当时困难的老人回忆,那时候捂着饥肠辘辘的肚子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,哪有人去统计死亡的数字。因为当时章丘是重灾区,而黄河公社又要比其他公社死亡人数和状况严重一些,成了饿死人的典型地区。其实,当时的黄河公社的状况只是山东的一个缩影,山东有一部分地区比黄河公社略差一些而已。在1960年夏,陈毅同志南方考察经过山东,发现了虚报和浮夸的问题较

为严重,为此上报中央,震惊全国,这就是所谓的“黄河事件”。

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就是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舒同,因为山东的虚报和浮夸风而受到牵连,在1960年由他的老上级朱德亲自出面到山东将他降职降级。1961年4月,中央决定保留舒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,下放章丘县任县委书记,共在章丘县生活了两年多,于1963年离开章丘赴陕西上任。

舒同来到章丘后,坚持深入到农村一线,了解群众疾苦,调查研究实情,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生产,提高粮食产量。当时全县十七处人民公社,共有一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,舒同几乎走了大半。特别是山区和近山区的几个公社作为重点,进行巡查和细心琢磨。在进行实地调研后,对部分公社领导进行了调整,并提出一些改进生产的新思路。

因为当时的状况无论是人的思想,还是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,粮食严重缺乏,一些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,体力严重低下,一点土

气都没有。舒同为了尽快改变困难的现实,尝试性地搞起了小范围的“章丘版”的包产到户,不少生产队不敢实话实说,看到别的生产队搞,在积极支持的同时也偷偷地搞了起来,人们的心思其实都明白,就是能够多打点粮食,改变一日三餐野菜和树皮果腹的现实。

你搞我也搞,后来干脆暗的变成了明的,都搞了起来。在省委知晓这些情况后,专门致电舒同,要求和中央统一认识,不能盲目自己搞上级精神不允许的东西。面对上级的压力,舒同思想包袱很重,让县委出面制止承包到户的生产方式。可是,视承包到户为救命稻草的老百姓能够愿意吗?大部分生产队已经搞起来了,此时已经控制不住了,谁愿意停下来呢?

舒同作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,亲自到离明水近的吕家大队进行包村蹲点,他所负责的村西沿绣江河两侧的三百多亩玉米地,进行了挂牌。上面登记承包人和管理人名字,亩数及管理措施等等。没有想到的是,经过认真管理,合理浇水和施肥,亩产量明显增加,比大集体混合搞生

产的实际效率明显提高。舒同不但非常高兴,心头压力明显降低,而且老百姓也欢欣鼓舞,干劲倍增。

粮食增加了,野菜食用量渐渐减少,体质明显增强了,饿死人的现象明显遏制。自此开始,“黄河事件”的阴影才从领导干部们和老百姓的心头渐渐退去,开始了有“希望”的新生活。舒同对取得的实际效果如实向中央汇报,高层领导也意识到了大跃进,浮夸风的危害,开始纠正错误的方法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,天地变化太大,以至于老人们曾经的梦想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。大饥荒、大饥饿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再次发生,但是留在人们心中的痛不会荡然无存,需要时间的积累,慢慢消散。之所以写出来,并不是揭过去的疮疤,而是让人们引以为戒,不要重蹈覆辙。同时,也是给年轻人一个记忆,了解老人们曾经的苦难,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,尊重老人,孝敬老人,好好活着。

(本文在成文过程中,得到了退休多年的王绪长老人的帮助,在此一并致谢)

